

仿山寻境： 跨越三千年的心灵叩访

□ 王培源

仿山的魂魄，源于其“六个三千年”的深厚积淀。这并非空洞的数字，而是能触摸、能感知的文明脉动。

九龙壁，是这场时空对话的序章。九条琉璃巨龙在云海间翻腾，须爪飞扬，带着汉画像石的灵动神韵。伸手轻抚冰凉的龙鳞，传说中“触龙鳞而疾愈”的祥瑞恍若在指尖流转。这不仅是艺术的杰作，更像一个跨越千年的祝福，为每一位到访者祈愿平安。

穿过碑林，斑驳的石刻是岁月的注脚。北魏的祭祀碑、北宋的重修记，尤其是明万历皇帝那“曹风犹在”的御笔，让历史的回响变得真切可闻。它们沉默伫立，却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曹叔振铎的仁政、曹操家族的寻根，以及无数如清代书生般在此获得感通与启示的往昔传奇。

大殿是仿山的精神核心。殿内，曹国开国君主曹叔振铎的塑像神态安详。站在这位三千年前的仁君面前，向导讲述他教民稼穡的故事，耳边仿佛响起《诗经·曹风》的古老赞颂。此地古称“天下之中”，商贸祈稳，农人求顺。听闻有企

业家在此静拜七日后，竟于危机中觅得转机。他说，他拜的不是神，是那份“仁政惠民”的精神力量。此言深得我心，在此静立片刻，所求的并非虚妄的恩赐，而是一份内心的安定与前行之“仁”的勇气。

仿山的建筑群，是一部立体的信仰百科。王后殿延续着“曹后三圣母”教民织锦的温暖记忆；百神殿内，127尊儒释道及民间神祇济济一堂，堪称一场“神仙盛会”，令人叹为观止；而地母殿外的十二生肖转运洞，则充满了民间朴素的趣味与祈愿，伸手触摸，默念心愿转上三圈，仿佛真能令烦恼随清风散去。

最引人深思的，莫过于仿山作为灵魂归宿的信仰。在中国民间的观念里，它与泰山、丰都齐名。阎王殿侧殿的审判场景，并非为了恐吓，更像一堂关于“善恶有报”与“向死而生”的生命公开课。它威严，却也映照人心，促使每一位观者反观自身。

一切的根基，源于此地“三千年风水分天成”。那口著名的潜龙井，直径6米，传说刘邦曾于此绝处逢生，后登基称帝。贴

近井沿，似能听闻隐隐波涛之声。这“潜龙”之象，不正是绝境中蕴藏转机的绝佳隐喻吗？仿山，确是一处“王气藏风”的天选之地。

行程的终点在东佛寺。从天王殿的威严，到大雄宝殿的慈悲，再到财神殿、观音阁的世俗期盼，俨然一幅完整的祈福画卷。尤其在地藏王殿前，“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”的宏愿，以其巨大的慈悲与担当，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。

离去时，夕阳为古寺的飞檐镀上一层金辉。我忽然明白，仿山寺的真正魅力，不在于某一座殿宇、某一尊神像，而在于它那融合了王者的气度、道家的玄妙、佛家的慈悲与百姓质朴的愿望、生生不息的文明本身。三千年的香火在此从未断绝，它告诉我们：信仰，是人心温暖的代相传，而文明，正于这袅袅香火中，永续传承。

此行，我未曾求得什么，却仿佛已得到了一切——那是一份穿越三千年的宁静、一股源自历史深处的力量，以及一个关于生命如何安顿的、悠远而庄重的答案。

百味人生

baiweirensheng

日子清寂，倏忽间，竟已是您离去后的第一个秋天了。这四季的轮转，少了您，便仿佛失却了往昔的节奏与光华，天地间徒然空旷起来。

道仁图雅，我亲爱的朋友。当幼儿园里再不见您带着孩子们歌舞的身影，当风中再听不到您清亮的笑声，这个落叶纷飞的季节便格外沉重。每一片翻飞的黄叶，都像一封无处投递的信笺，载着沉甸甸的思念，飘向渺远的天际。

两年前那个初见的午后，依然清晰地印在心底。您站在秋阳里，带着谦和的微笑，目光清澈如草原的晨露。为了爱情，您从西乌旗的辽阔草原来到菏泽这座陌生的城市，像一株萨日朗，在他乡的土地上倔强而美丽地绽放。您将蒙古族的智慧与美好，化作童谣与舞步，在孩子们纯真的心田里，播下了一粒粒会开花的种子。

子。那些从幼儿园飘荡而来的歌声，是您对这片土地最温柔的馈赠。

您可知道，我们多么庆幸能成为您的朋友。您的真诚，如草原上的清泉，澄澈见底；您的热情，像冬日里的篝火，温暖人心。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，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但善良与美好从来都是相通的语言。

最难忘两年前那个初冬的夜晚。我们三家人相聚在成武，酒至微醺时，您和敖日格勒弟弟用蒙汉两种语言唱起古老的情歌。那是《天使般的女人》与《善良的心》的深情对唱。歌声里有草原的风、马头琴的悠扬，更有你们相视而笑时，眼中闪烁的星光。那一刻，语言不再是桥梁，而是化作了一条温暖的河流，让所有人的心都浸润在美好的情谊里。如今想来，那晚的歌声依旧在耳畔回响，只是唱歌的人，已在天涯。

草原上的未央歌

□ 海珍

还记得去年冬天，您辗转送来的牛肉干，那味道至今还在唇齿间留香；还记得您亲手盛给我的那碗羊肉汤，伴着悠扬的蒙语歌谣，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；还记得两个孩子依偎在您身旁时，您脸上洋溢的幸福光芒。这些点点滴滴，如今都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宝藏，在每一个思念的夜里，熠熠生辉。

命运何其残忍，一场意外，竟带走了您如花的生命。菏泽这座城市，因为您的到来而多了一份独特的美丽，也因为您的离去，永远留下了一片无法填补的空白。但请您放心，敖日格勒弟弟，我们会作为挚友，在他需要时给予力量；您的两个孩子，会带着您的勇敢和善良，继续茁壮成长。您留给他们的爱，足以照亮他们未来漫长的人生路。

如今，您一定是回到了魂牵梦萦的

草原了吧？那里该有您想念的蓝天白云，有风吹草浪的沙声，有自由的马蹄踏过原野。请您在那里尽情地歌唱、尽情地舞蹈，做回那个无拘无束的草原女儿。

道仁图雅，您把温柔给了家人，把顽强给了生活，把善良给了每一个相遇的人。您先走了，但我知道，您种在孩子们心中的草原永远不会荒芜——那里的草还会绿，花还会开，您教过的歌谣还会在某个午后，被风轻轻唱起。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愿您在另一个世界，能看见故乡的草原，听见悠扬的乐声。而我们，会在这里好好活着，替您看着孩子们长大，替您看遍这世间的春暖花开。

安息吧，道仁图雅，我亲爱的朋友！愿长生天保佑您，在另一个世界，一切安好。

女儿阳阳的生日恰好在重阳节。自从她上了初中后，一到生日前，她就告诉我不过生日过重阳。但今年上了高中，她似乎把节日给忘了。

前两年重阳节那一天，她会用自己在公众号上写稿赚的钱，买爷爷奶奶喜欢的礼物送给他们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今年，阳阳的学习很紧张，忍痛把自己的公众号停更了，没有了额外收入。不过她去年的压岁钱，一分也没动过。我本以为，女儿是给自己留了个小金库，想在生日那天请同学聚餐。

周日，女儿提前写完作业，拉我去电动车专卖店。女儿上学放学都是步行，她难道是想买辆电动车吗？家里已经有电动车了。我正要劝她，但看她满脸兴奋，又努力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

到了店里，她径直走向一辆带棚式一体加长坐垫三轮车，这车是老人专用的代步车呀！我正在纳闷，女儿绕着车左看看右瞧瞧，不住地夸赞：“这车真不错，就选这辆了。”她把目光转向我：“妈妈，我们给爷爷买辆电动代步车，出门时后面可以拉上奶奶。您说好不好？”阳阳的爷爷从去年开始，身体有各种不舒服，去看医生，医生建议他平时多出去晒晒太阳，适当运动。但他因为膝关节疼痛，宁愿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，也不愿出门。阳阳看中的这辆代步车既有遮阳篷，后面还有座位。这车确实是老人代步的最佳选择。可一看这配置就贵得厉害。

阳阳一定是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低声说：“妈妈，我带了我的5000元压岁钱，想买这款车，当作重阳节的礼物送给爷爷奶奶。如果钱不够，你可得资助我！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她。店主听到我女儿是想买车给爷爷奶奶当礼物，就很爽快地优惠了200元。

一切手续办妥后，我在店员的指导下，试开个来回，就掌握了驾驶要领。我骑着电车，载着阳阳驶向她爷爷家。

阳阳的爷爷看到车时，眼睛一亮，脸上的笑容漾开了来：“这车好！你张爷爷一直劝我买辆像他骑的那辆。他的车没有遮阳篷，哪有这辆好呢！”阳阳拉着爷爷的胳膊说：“爷爷，您骑上试试。这是

小小说

xiaoxiaoshuo

秀玲经过奶奶家门口时，听到老人正在院子里直叨叨：“我的征地补偿款你给要走了，俺以后有病有殃的指望啥？就这，都怨俺惯的，还不是为了那个老实得傻乎乎的崽儿！她要是不跟俺儿过了，那俺又不能跟儿一辈子，到老不就苦了这个崽子了！唉，俺再是让着你，你也不能打俺这补偿款的主意！俺手底下不攒住几个钱，万一……”

秀玲听到这里，慌忙推门进院：“奶奶，俺老婆婆啥时把钱要走的？”“啊……”奶奶一惊，连忙打住，迅即脸色由阴转晴，“妮儿，好孩子，没你的事，你千万别管！”“不行，奶奶！俺老婆婆也太过分了！”说着，便转身往外跑，“我看她有多厉害！”“乖乖，你别给俺惹祸了！”老人惊吓得哭求着追上来。

秀玲一口气跑到村头的婆婆家，看到她正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吃饭，上去夺过碗往小桌上一推，气乎乎地说：“你茱萸的印记在深秋的转折处弯曲成暗痕，伸向那个曾插满旗幡的传说，传说很轻，但攀援的步履深沉厚重，沉厚得让夕照禽鸣晶莹，洒在菊花应答的蕊香里。

秀玲一口气跑到村头的婆婆家，看到她正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吃饭，上去夺过碗往小桌上一推，气乎乎地说：“你

长河浪花

changhelanghua

茱萸的印记在深秋的转折处弯曲成暗痕，伸向那个曾插满旗幡的传说，传说很轻，但攀援的步履深沉厚重，沉厚得让夕照禽鸣晶莹，洒在菊花应答的蕊香里。

高处期待秋霜，如一曲渺烟，将身形挪进风干的屠苏酒壶，掏出怀中剩余的春天，却看见霜花挽扶着松涛，正不声不响着鬓边的海拔。

九月，风推开轻盈与旧事，将思念叠成一条山径，我踩着晨露与秋光，向故乡的高处走去。

山野被菊花点亮，一簇接一簇，像大地举起的灯，照我归来。母亲早已温好了酒，父亲站在路口张望，我把城市的风尘卸在门外，只携笑容走进这片暖光。

酒斟满了，就着盛放的黄菊慢饮，醉意不多，刚刚好暖透心房，这才是节日的味道，不在远游，而在归来。

直到月亮浮上山檐，我们仍坐在院中，细数往年重阳，直到醉意漫成星光，落进每个人的眼眉，才懂得重阳的真意，不是登高，而是回到爱开始的地方。

酒斟满了，就着盛放的黄菊慢饮，醉意不多，刚刚好暖透心房，这才是节日的味道，不在远游，而在归来。

直到月亮浮上山檐，我们仍坐在院中，细数往年重阳，直到醉意漫成星光，落进每个人的眼眉，才懂得重阳的真意，不是登高，而是回到爱开始的地方。

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an



我送给您和奶奶的重阳节礼物。”奶奶一听，满脸笑成了花。爷爷骑上去，不停地

说：“哎呀，我骑上宝贝孙女买的车喽！”

阳阳说：“爷爷，重阳节快到了，您骑车带奶奶去玩吧。我放学后来看您。”

阳阳的爷爷笑呵呵地说：“到时候，我骑车去接你。”阳阳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爷爷，说好了，不过生日过重阳！不要给我买生日蛋糕，也不要到外面订餐。”

阳阳奶奶笑着说：“好好好，你每年都不过生日，只给我们过重阳节，生日面你还是要吃的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我问阳阳：“你已经3年没给自己过生日了，只给爷爷奶奶过重阳，你有没有不高兴？”阳阳回答：“妈妈，不过生日过重阳，我其实收获了两份快乐。”

一物降一物

□ 张昌伦

还有心情吃？快把你的征地补偿款拿给我，都拿完！”

受惊的婆婆脸一寒：“啥？拿给你，那俺咋用？俺和你爸以后的事多着呢，这是俺的指望！”

“是你的指望？”秀玲腰一叉，“那更是俺奶奶的指望！”婆婆听了，立马明白了，于是满脸陪笑：“乖，我是给你奶奶保管着。她岁数大了，我怕……”

“那我也给你保管着！”秀玲急了，大声说，“我也怕……”

“这有啥啥事？”婆婆吼起来，“我看你是六个指头挠痒痒，多一道子。”

“你以为我管得宽吗？那好，我去你娘家，让俺舅评理去！”说着，扭头就往外走。

“俺的祖奶奶，你停下！”婆婆慌忙追上来，紧紧抱住秀玲的一只胳膊，“你别给俺惹祸了！我就给你奶奶送去，行不？”

秀玲强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，心里却乐着往外一瞅，无意间竟看见奶奶正站在大门旁笑着瞥她……

暗痕

——写在2025年重阳节

□ 张晓光

茱萸的印记在深秋的转折处弯曲成暗痕，伸向那个曾插满旗幡的传说，传说很轻，但攀援的步履深沉厚重，沉厚得让夕照禽鸣晶莹，洒在菊花应答的蕊香里。

高处期待秋霜，如一曲渺烟，将身形挪进风干的屠苏酒壶，掏出怀中剩余的春天，却看见霜花挽扶着松涛，正不声不响着鬓边的海拔。

九月，风推开轻盈与旧事，将思念叠成一条山径，我踩着晨露与秋光，向故乡的高处走去。

山野被菊花点亮，一簇接一簇，像大地举起的灯，照我归来。母亲早已温好了酒，父亲站在路口张望，我把城市的风尘卸在门外，只携笑容走进这片暖光。

酒斟满了，就着盛放的黄菊慢饮，醉意不多，刚刚好暖透心房，这才是节日的味道，不在远游，而在归来。

直到月亮浮上山檐，我们仍坐在院中，细数往年重阳，直到醉意漫成星光，落进每个人的眼眉，才懂得重阳的真意，不是登高，而是回到爱开始的地方。

酒斟满了，就着盛放的黄菊慢饮，醉意不多，刚刚好暖透心房，这才是节日的味道，不在远游，而在归来。

直到月亮浮上山檐，我们仍坐在院中，细数往年重阳，直到醉意漫成星光，落进每个人的眼眉，才懂得重阳的真意，不是登高，而是回到爱开始的地方。



曹风

秋韵

听松 摄

无字的诗

□ 高超英

得清楚，在老屋，奶奶坐在吱呀响的竹椅上，母亲端着一盆温热的水，蹲下来，给她仔细地洗脚。奶奶的脚是旧社会裹过的，又放开，有点变形，趾甲又厚又黄。母亲一点不嫌弃，用毛巾轻轻擦着上面的褶子，一处不漏。后来爷爷瘫在床上，喂饭、熬药、擦身子，就成了她每天雷打不动的活儿。她从没抱怨过，好像从嫁进门那天起，这些就和生养孩子一样，融入她的日子里。

她更是我们姊妹四个的娘。父亲在外头辛苦，家里全靠母亲撑着。冬夜里，北风在窗外鬼哭狼嚎，我们姊妹几个挤在又冷又硬的被子里。母亲坐在炕沿，就着煤油灯的光，伺候完老人睡下，又拿起针线给我们补衣服。针尖穿过厚厚的布，一针又一针，把那些破洞裂缝，还有对上对下的心意，都密密实实地缝补起来。

命运的弯转在我十三四岁那年。父亲攒下点家底，家里开了个会，做出个大决定：搬到县城去，为了我们能更好地念书。这消息在我们孩子听来，像炸了个响雷，满是新鲜和期盼。可对母亲呢？这是要把她“连根拔起”——离开熟得不能再

熟的乡邻，去一个对她完全陌生、甚至让她心里发怵的地方。

搬家那天，她站在空了的院子里，最后望了一眼那口黑黢黢的老灶膛，手在那磨得溜光的门框上摸了摸，眼神里说不清是舍不得还是认了命。她没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地、仔仔细细地又看了一遍屋里屋外，像是跟浸透了汗水和辛苦的年月无声地道别。

刚到县城，母亲像被关进了笼子，浑身不得劲。但她很快就给自己找着了新“营生”。她更加用心地打理这个新家，把我们姊妹几个的学业，当成她下半辈子顶顶要紧的任务。她看不懂我们的课本，却能一眼从我们放学回家的脸色，猜出这次考得是多是少。我们熬夜看书，她会悄悄端来一杯热水，然后坐到不远处的沙发上，借着昏黄的灯光，继续做手里那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。

最让她觉得脸上有光的是我们姊妹一个考上大学。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，被她那双给老人洗过脚、给我们缝过衣的手，一遍遍摩挲着。凑到光亮处，仔